

牧齋初學集

一三

牧齋初學集卷第四十一

記一

高陽孫氏闔門忠孝記

崇禎十一年十一月十日奴酋兵陷高陽故少師大學士孫公死之公之子五人孫六人與從子孫八人皆死婦女童稚爭先就義者三十餘人公御其子姓嚴諸子皆被服儒素鏤礪文行二郎壬子舉人鈐四郎秀才銓五郎尚寶司丞銓尤奇偉短衣匹馬更侍闕門善騎射曉兵事兄弟相期許願以橫磨大劒馳驚黑山白水之

聞諸孫皆岐嶷嶄然露頭角落筆萬言非凡兒也城陷之日五郎解表血戰手刃數奴奴得而嚮之城下二郎戰敗被執奴偪降徒跣牽曳荆棘簇足心叢刺蠱出跗上斫兩臂堪其胃終不屈而死二郎子中書舍人之沆秀才之滂皆死之滂刃出腰膂創甚伏地把搔鐫平其額鼻而死三郎鈴之子秀才之滂被執誑奴曰引我之圈頭得見宰相以金帛予汝奴曳至老營見公方踞坐罵奴拜而起卽接手罵曰我得見老爺足矣寧有金帛予汝曷不速殺我奴財揮刃首

砰然墮於前公歎曰真我家孫子也四郎子尚
寶司丞之洁自河間反馬歸力戰奴刃劈其腦
斷其喉矢穴腹貫背而出執五郎之子之瀝使
喂馬不肯沸湯沃頭面糜爛而死六郎帥七郎
鎬皆戰城下死而四郎被重傷臥積屍中僅侯
果自任丘逃歸見之脇中三矢鏃深不可拔口
張不言微舉手揮果令去果脫故衣裹之負歸
城南莊覓水半瓢灌之氣上而絕果以十四日
得公屍於圈頭橋告高奄以其喪歸以次行求
諸子孫屍乞於親戚松棺柳窆歛以纁布而五

郎七郎屍卒不可得於是太監起潛奏疏輔臣
承宗子孫男婦內外親口皆死止逃一六歲孫
及其母上惻然念慘及闔門首命優卹而薛
國觀當國遂格其事或曰高陽令雷覺民國觀
之私人也黠而貪盡逐公所畜守城材官壯士
剋其餉以輸國觀城陷逃匿國觀所公長孫錦
衣之芳詣闕籲天語侵縣令以此逢國觀之怒
或曰國觀讎正人君子也讎公之徇國而死奴
也非爲縣令也昔卞壺死蘇峻之難二子相隨
赴賊尚書郎弘訥重議以謂許男疾終猶蒙二

等之贈壹伏節國難父子并命賞疑從重況在
不疑於是壹得改贈諡曰忠貞祠以太牢贈世
子珍散騎侍郎珍弟盱奉車都尉公之勲勞懋
於濟陰子孫就義衆於珍盱 聖朝崇獎忠孝
超邁典午而上無始興之愍卹下無弘訥之駭
議此可爲痛哭者也奴之陷河西也公在樞部
請贈卹監軍高邦佐副將羅一貴與張銓何廷
魁竝立廟京師邦佐之僕高永爲主死義并卹
之以風示天下今公不得比於邦佐一貴公之
子孫不得比於邦佐之僕何其慎也人言奴恨

公拔遼土復四城柱欵議城陷之日必欲夷其
家門滅其種族國觀非奴也亦攘臂而助之嗚
呼助天爲虐不祥助天爲虐者奴也助奴爲虐
者國觀也國觀誅孽其將不久爲之記以待
焉崇禎十五年中秋日虞山錢謙益記

應天巡撫軍門軍器庫記

今天子初卽位遼左方有事新城王公以太僕
寺少卿陞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出撫應天人或
謂公公今可以無憂遼矣公曰不然遼之憂不
在一隅象恒不佞竊以謂中外文武將吏人人

以遼爲事而後遼事可辦也身雖在東南其敢
忘遼事乎公旣受事飭戒吏士申明號令卹民
隱蒐軍實修城隍治樓櫓雉寇盜詰奸宄大江
以南所部肅然搜括帑藏得羨餘二萬金輸之
遼左簡選壯士教束伍行陣之法造營房立寢
廬又建軍器庫若干間貯所造兵刃火器之屬
營舍完固甲仗堅好軍容整暇鼓角謹亮吳趨
之里儼然如衝邊重鎮援遼之師將悍而卒驕
過城下知公有備遂巡引去閭左奸民陰懷異
志與江海大盜鈎連爲變咸相率首服東南得

晏然無事而公遂以勞瘁得病病且不起易簀之夕口喃喃數問遼事如何關門守禦如何於乎人知公之勤事而不知公之死事人知公之死於吳而未必知公之死於遼也余嘗觀唐孫樵書褒城驛壁以謂舉今州縣皆驛也未嘗不歎息於其言雖然樵之所云者州縣而已今之高牙大蠡專制一方者其官如古之連率節鎮而其所爲能事者位署案牘請謝賓客游光揚聲拜除如流其不或如唐之州縣者無幾也其有忘身殉國如王公者則又盡瘁以死而不得

雍容揖讓躋九列而登三事則世之驛傳其官者其必以王公爲戒矣褒城之壁可勝志乎爲說者曰周文襄撫江南二十有二年得以安位而行其志今久任之法不行促數更易其驛傳其官宜也左傳載魯叔孫昭子居一日必葺其墻屋去之如始至嗚呼朝廷之大官方鎮之重任其不得比於昭子之旅舍耶士君子居官卽旦暮與回翔閱歷等耳又可以久近異意耶王公在江南後先僅二年爾天啓四年歲在甲子嘗熟錢謙益記

福建布政司修造記

代福清公

泰昌元年十一月福建布政司火自堂庫廳舍以至於步廊皆燬天啓元年二月始撤而新之堂皇靚深庫藏堅厚規摹高廣皆踰於舊自某月甲子始事至某月甲子落成初火作及於庫左布政使沈公命陳兵警備以捍國人毋闌入救火救火者抵罪火既息命府人庫人簡汰瓦礫取藏金於煨燼之中使攻金之工鎔而出之藏金無恙而溢於舊額者凡三千餘兩遂以爲興造之費凡木石瓦甃之直皆先給其半量工

命日視其舊而加羨焉工爭赴功民不知役初估
費以萬計及其成也不出於府藏之餘金此邦
之人驚而相告以謂是役也役鉅而不疲用艱
而不匱災不能害時不能詘殆天之相之非人
力也宜託之文章以紀成事垂之永久古之爲
政者水旱凶災兵火之患皆有其備然必得其
人而後備可舉也昔者鄭之火也子產命出宗
祏府庫各徹其事今庫不戒於火興作繕修旬
月而畢舉闔之火政於是乎庶子產矣遼之兵
猶闔之火也河東西之奔潰魚爛而亡迄今張

目顧視莫敢議興復焉豈事利害成壞殊歟抑
天道使然歟噫使世之治遼者如閩之治火而
遼亡之後猶畫遼於堵墻之上如諸公之於此
役也我知夫害可以利壞可以成而天道可以
無問也遼之禍烈於火而治遼者坐視遼燼祖
宗二百餘年之封疆曾不若藩司之棟宇嗚呼
天下之事豈不以其人與予此邦之人也方幸
締構之成而又有亡遼之憂因記斯役也三致
歎焉其不特以著其成亦庸以告世之君子沈
公名某後沈公而蔽其事者閩公某游公某其

僚屬贊助具在碑陰

蘇州府修學記

蘇郡之學肇自范文正公規摹宏麗甲於東南
厥後廢興不一天啓迄今二十年再修而再圮
啓聖之祠委諸草莽六經之閣鞠爲馬肆明倫
堂傾斜技撐凜然欲壓司理平湖倪君朔望瞻
謁周視而歎曰吾何忍坐視學宮之廢安得精
彊廉辨之士爲我仔肩是役者乎熟視諸生王
一經曰無以逾子一經再拜受命乃約胄子諸
生之賢者周茂蘭吳銛朱壽陽徐樹丕等勾會

計庸不以一錢經胥吏手消功單賄則三千金
可辦也以復於倪君倪君曰諾盡捐其贖鍰以
應而後先開府巡方諸公暨郡邑之長皆有欣
助經始於庚辰夏四月凡五月而告成祠廟轟
然樓閣翼然堂宇巋然締構堅緻彤髹駁蔚乃
八月既望太守陳君暨倪君行釋菜禮於啓聖
祠子弟駿奔耄老歎嗟禮成而退郡之孝秀數
十人踵門而請曰願有記也以無忘倪君之功
予少游於斯學今雖退廢亦猶學之老博士弟
子也其何敢辭予聞之也古者井田之制既定

里有序而鄉有庠八歲入小學十五入大學其
有秀異者移鄉學於庠序移國學於少學諸侯
歲貢少學之異者於天子學於大學命曰造士
行同能偶則別之以射然後爵命焉此書所謂
侯以明之時而颺之承之庸之者也中年考較
命國之右鄉簡不帥教者移之左左移之右又
不變則移之郊移之遂屏之遠方此所謂撻以
記之否則威之者也先王之治天下正德利用
厚生廉讓生而爭訟息者養之教之而已春令
出民里胥坐於右塾鄰長坐於左塾冬民畢入

婦人相從夜績歌咏餘子在序室民之在墜在
邑無非學也無非教也出學而不帥教者入學
而不變者則有撻記移屏之刑于是乎制五刑
而聽其訟繇此觀之學之所棄刑之所收也未
有不先學而後刑者也論於鄉升之司徒升之
學升諸司馬而後告於王士之論定而任官者
如此其衆也則其不帥教不變而移且屏焉者
或寡矣則是學之用長而刑之用短也亂政者
殺疑衆者殺四誅者不以聽何其嚴也獄成而
告於王三又然後制刑三讓而罰三罰而恥諸